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二五三回 鳳凰嶺光祖下說詞 褚家莊天霸負豪氣

話說朱光祖與張七彼此說了一番，張七不肯應允。朱光祖恐怕再說便決裂，以後不好再言，遂就著張七的話說道：「且先飲酒，有話再說。」張七便命莊丁取出酒來，並端出幾碗菜，擺開座頭，兩人對飲，絕不提起要金牌聯姻的話，只說些沒要緊閒話。談了一會，彼此倒也覺得暢快。只見朱光祖端杯在手，喝了一口酒，自歎氣道：「古今多少英雄，只為這「名利」兩字，爭了許多人出來。究竟這名可真好麼？其實皆身外之物，可惜人皆看不破。還有一說，身前赫赫，到處聞名，豈知人生不過百年，到進那一塊黃土的時候，連自家妻子骨肉，總不能顧了，還說什麼名利呢？最可笑者，有一種情癡之人，自己固以名為重，還要在兒女身上爭個不了。即如施公他要做個清官，不落罵名，所以到處吃苦了。再加江湖上那班朋友，也是為不服氣，要想名，偏要出頭來爭個高下，到後來人亡家破，留下罵名，這是何苦呢！」張七聽得這番話，曉得朱光祖是說自己，說道：「朱賢弟這話，固然不錯，但是為父母的，在兒女身上也要用點情才好。若說天霸，雖是英勇，只不過道聽途說，我又不曾見過，品貌武藝，究竟如何？況且我女兒生性驕傲，也是我過於溺愛，此時後悔無及。實不瞞老弟說，就是盜取金牌，那裡是我的意思，也是你姪女存了個好勝的心：料想黃天霸曉得此事，必然親自前來。那時你姪女與他交鋒，本領如果真好，品貌也真好，再作計較。今日賢弟既來為他說項，我若堅執不允，不但對不住賢弟，更叫褚賢弟惱我了。實對你說，如果黃天霸依我三件事，我便將女兒與他；若有一件不肯，可莫怪我執傲。」朱光祖聽說：「是。但不知哪三件？七哥你說。」這張七道：「第一件，要黃天霸親自前來，我與他比個高下，再與你姪女比試比試。」朱光祖道：「這件事做得來。」「第二件，我女兒過門之後，我便將此間一切物件，全行搬到他那裡，與他合住，要他養我終身。我女兒添了外孫，第一個要過繼我。」朱光祖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「第三件卻要施不全出名，為天霸擇配，應用婚帖，要寫施不全的名字，還要施不全去請褚賢弟與老弟作伐。如果答應，叫他即日納彩，我便將金牌送去；倘若不行，斷不遵命。」朱光祖道：「以上兩件，總可依得。惟有第三件，七哥似過於作難了。小弟且將上兩件，先行允下，那第三件，俟同褚大哥商議後，三日當來復命。且還有一說，若黃天霸贏得老哥，贏不得令媛，那時又便如何？」張七道：「既是老弟為他所慮，只要他贏得愚兄，也就遂命了。」光祖道：「七哥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」張七道：「難道愚兄還有更改嗎？」光祖道：「好極了，承愛承愛。小弟就此告辭，改日再來復命。」說著便站起身來就走。張七也不復留，送出大門而去。

光祖不敢耽擱，走了一日，已到褚家莊內，當即進去。褚標一見，即問道：「賢弟，如何說法？」計、黃二人，也向他道了乏。朱光祖坐下，望褚標說：「行是行了，話卻長呢！」

將張七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褚標道：「第二件最易做，那第一件，卻不可與天霸說明有婚姻一事，只說張七要他前去，比個高下，無論輸贏，就把金牌送出。我與賢弟，同他前去。惟有第三件，實在難辦，如何是好？」朱光祖道：「小弟也是這般想法，必得出個妙計，將此圓了才好。」正說之間，計全走了進來，褚標便將張七對光祖的話；光祖答應張七的話，告訴了一遍。又對光祖的話，也說了一遍。計全頗喜，道：「明日我便趕回徐州，將這話對大人說明，等大人允定了，我便趕上鳳凰嶺去送信，將金牌先行取回，然後擇日迎親。萬一不行，也另想別法。」

但是黃賢弟面前，萬不可說出，連第二件的話，也不可說。只照褚老叔所議最妙，少時再見事論事。」褚標、朱光祖大喜。

復走出來，廳上酒也擺好，各人歸座。

朱光祖肚裡餓得鬼叫，胡亂吃了兩杯酒，先自吃飯。褚標復向天霸說道：「剛才據朱賢弟所說，張七並非有意要害大人，也非與老姪為難，不過張桂蘭好名心重，且仰慕老姪的英勇，欲老姪前去一走。今朱賢弟與他說明：『老姪不是無能之輩，他本擬要自己到貴處親取金牌，是我等苦苦相留，因為彼此皆有會路，何必因此致傷和氣？所以特地前來解和。今既無相害之心，係因仰慕所致，彼此欲相會相會，這也有何不可？就便比試比試，也無甚要緊。』因此朱賢弟約定張七，三日後我與朱賢弟，同了老姪，三人前去相會，談論些刀槍棍棒，以後便可往來了。」黃天霸道：「早知張七這等說法，又何必煩朱大哥偏勞一趟。今既如此，咱黃天霸不是受人挾制的。咱便與他較量較量。倘咱黃天霸將他傷了，褚老叔，朱大哥，你二位可不要怪咱作事鹵莽，不懂交情。」朱光祖道：「愚兄已向他說過，賢弟不是膽怯之人，所以才有這番舉動。明日咱與褚大哥，同著賢弟前去，看你們一決雌雄便了。」天霸打定主意，暗說：「咱若與他二人同去，便借他的勢力，覺得我不敢獨去，豈不敗壞咱一世英名？」因此存了這個心，負了氣，遂瞞著人，竟連夜越牆而去。欲知黃天霸前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